

并未远行的 传奇

BINGWEI
YUANXING DE
CHUANQI

◎《人物》编辑部 编


RENWU

书系

东方出版社

宋庆龄的情感世界【陈漱渝】

孟小冬：红氍毹上的广陵绝响【万伯翱 马思猛】

我所认识的林徽因【林洙】

陆小曼：一生半景烟云中【柴草】

悲壮的奉献——曾志与她的丈夫【程群芳】

的一个世纪【董竹君】

世才女苏青【张昌华】

仙亦侠吕碧城【张昌

K828.5
89

并未远行的 传奇

BINGWEI
YUANXING DE
CHUANQI

◎《人物》编辑部 编

 **书系**
RENWU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京华
装帧设计:文渺堂文化
责任校对:张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并未远行的传奇/《人物》编辑部 编.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12(人物书系)
ISBN 978-7-5060-3721-1

I. 并… II. 人… III. 女性-名人-生平事迹-中国 IV. 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4438 号

并未远行的传奇

BINGWEI YUANXING DE CHUANQI

《人物》编辑部 编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
字数:30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5060-3721-1 定价:3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这是一部传奇，一部女人的传奇。

她们独立，她们聪慧，她们坚韧，她们浪漫。

她们屹立潮头，引领风尚；

她们命途坎坷，百折不挠。

她们以柔韧的肩膀担起家国的重担；

她们以细腻的情思令刚硬的的历史漾起杨柳春风。

如今，斯人已去，但是传奇并未远行……

1	一个诗人眼中的宋庆龄	文/柯岩
19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 ——宋庆龄的情感世界	文/陈漱渝
36	从幕后走到台前 ——孙中山逝世前后的宋庆龄	文/周大计
48	“这是我的权利” ——记无产阶级革命家陈少敏	文/董保存
58	困苦艰难中崛起 ——童年和少年时代的邓颖超	文/金凤
70	阿金，你在哪里…… ——记杰出的共产主义女战士金维映	文/石竹 威声
83	悲壮的奉献 ——曾志与她的丈夫	文/权延赤
95	情在可解不可解之间 ——沈寿与张謇	文/蔡登山
102	亦侠亦仙吕碧城	文/张昌华

- 113 陆小曼：一生半累烟云中 文/柴草
- 131 碑树国土上 美留人心中
——我所认识的林徽因 文/林洙
- 148 徐志摩与张幼仪、林徽因的爱情纠葛 文/辛民
- 174 孟小冬：红氍毹上的广陵绝响 文/万伯翱 马思猛
- 201 花落人亡有人知
——乱世才女苏青 文/张昌华
- 212 寒梅浴雪
——胡风妻子梅志的大半生 文/闻敏
- 229 赛金花出走以后 文/李冬君
- 242 我的一个世纪 文/董竹君
- 289 月边的寒星
——伴随陈独秀走过最后十年的潘兰珍 文/丁弘



宋庆龄
1893—1981

一个诗人眼中的宋庆龄

文/柯岩

当代著名诗人、作家柯岩悉心研究了有关史料，走访了很多过去在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及宋氏亲友，以报告文学作家特有的严谨与历史责任感，写下了《永恒的魅力——一个诗人眼中的宋庆龄》这本真实的书。征得作者同意，我刊选刊了该书第三章中的几节，以飨读者。

——编者

三姊妹

俄国文豪契诃夫写过著名话剧《三姊妹》。举世熟知的《灰姑娘》，千百年来也向人们展现过三个姊

妹。世界各国的传说、童话中往往讲述的是某家某户“三姊妹”的故事。然而，最富有戏剧性和寓言意味，曾广泛引起现代中国人兴趣的，莫过于宋氏三姊妹了。

三个姊妹，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出生与成长于同一个相当开放的家庭。共同有着一双可敬的爱国的父母，有着大致相似的快乐的童年，那时她们相互之间友爱甚笃，亲密无间。稍长后，又都在美国受西方民主主义教育。然而，在决定中国命运的政治大风暴中，她们却分道扬镳，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她们之间的思想分歧、性格差异、感情纠葛及命运安排是那样的不同一般，错综复杂和引人入胜，简直超过所有的民间传说故事。如果有熟知其幕后情节的人，将其娓娓道来，一定可以成为传世之作。可惜，许多历史文献得留待后人去慢慢发掘，时人如我辈，只能根据眼前仅有的一些材料，简略概述而已。

令几乎所有世人惊奇和敬佩的是：“四·一二”蒋介石在中国开始大屠杀之后，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体质娇弱的孙夫人却意志如钢地继续高举孙中山的革命火炬。张戎和哈利戴在他们合著的《孙逸仙夫人》中曾评价她当时的处境说：“尽管她蜚声中外，要使人听到她的声音却是十分困难的。她必须保持自己独立的地位，不得不找一个安身之地……庆龄去莫斯科不仅因为莫斯科是一个安全的避难所，而且这一行动的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声明。”

他们还引述了一个与庆龄同船赴苏的年轻共产党员的记述说：

我们从底舱爬出，来到甲板上，仿佛获得重生。秋天的晨曦使我们精神焕发，我们高兴得跳起舞来，高唱《国际歌》。轮船向大海驶去，越走越远，渐渐地，祖国的海岸从视线中消失。此时此刻，……我们斜依船栏，呆呆地凝视着远方，思潮汹涌澎湃。作为个人，我们的生活开始了新的一章，似乎中国的革命也开始了新的一章，它的字字句句都将用子弹和鲜血书写。

庆龄是否包括在“我们”之中？既然作者专门做此论述，想必是认为这可以反映当时庆龄的心情吧。

这两位作者继续说：

在苏联那是最糟糕的一个时期，中国革命成为导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最终分裂的三个主要问题之一。斯大林对中国的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

.....

许多有关苏共党史的议论应该留给苏联人民去评论，此处我们不再转述。我们知道的是庆龄在苏联受到苏联人民的热烈欢迎，不论在海参崴她从海上转向陆地时，还是在火车沿途直到莫斯科，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情意时时在温暖着庆龄的心。这从她在苏联所发表的《在莫斯科发表的声明》、《向苏联妇女致敬》、《写给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年轻一代》诸文中，处处都有所流露。

从宋庆龄个人命运及政治生涯来说，1927年无疑是一个低潮时期，但这位坚强的女性却从未忘却她肩负的历史责任。她一再地代表中国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向苏联人民表示谢意；不断地向全世界宣告那些背叛孙中山的国民党冒牌领袖；同时不断地阐述中国目前的形势，她这样精辟地指出：

革命的失败纯粹是表面的。从地理上来看，这个失败似乎是很大，但地理是会骗人的。

我们已经听到在名义上受反动派控制的地方发生暴动的消息。在目前，这些暴动似乎是分散的，这里一起，那里一起。但是酿成这种暴动的酵母却遍布国内各地。从遥远的华南到长城内外都将沸腾起来。这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不论阻碍多么大，压迫多么残酷。这就保证了表面混乱的目前阶段将要过去，中国将要得到自由。

从那时到现在，长长的60年已经过去。今天重读这些文字，却不能不使我们深深感动和惊讶：因为它不但使我们看到这位伟大女革命家的心胸多么开阔，眼光多么深邃，信念多么坚定，甚至还能感到她那伟大的心脏还在跳动，她那沸腾的热血正从我们的血管中流过。

而她那时才不过仅仅34岁的年龄，拖着饱经创伤的病弱之躯，几乎没什么经济来源。关心她的慈母已被大姐霭龄送去日本，她的家庭成员无论自愿还是被迫，几乎都已联盟起来反对她，她也决不愿从这个聚敛丰厚的豪门得到半点资助。孙中山留给她的全部遗产只是上海莫利哀路的那幢房子与藏书。她从武汉政府得到的那点微薄收入早已用光。她在寒冷的莫斯科，却连御寒的皮大衣都没有。这年，庆龄应邀参加十月革命节观礼，她在寒风凛冽的红场站了5个小时，与她一同访问莫斯科的国民党另一左派陈友仁的儿子陈丕士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天正下着大雪，天气极冷，我们还不懂得要带着报纸去垫脚的窍门，所以双脚冻得冰冷疼痛。我穿的是橡皮底的鞋，在

某种程度上还能略略隔点寒气。但我父亲和孙夫人则不堪其苦。他们穿着薄底皮鞋，外边加上橡胶套鞋……”

如果说，对于庆龄这样生长在中国南方的女性，严寒还能凭她的意志力忍耐的话，感情上的打击却几乎使她那敏感的心破碎了。

首先是她的挚友，陪她从上海莫利哀路偷偷上船赴苏的雷娜·普罗梅逝世了。雷娜是个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年轻活泼，热爱生活，曾积极支持庆龄的革命主张，庆龄也很爱她。她在陪庆龄赴苏时还很健康，以庆龄的保护者自居，然而在途中就患起头疼病来，且持续高热，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在莫斯科多方医治无效，终于谢世。庆龄又一次为自己挚爱的人面对死神。文森特·希恩回忆说：

在葬礼举行的那天下午，我们经过数小时的跋涉，穿过莫斯科，到达新建的火葬场。参加葬礼的有中共、苏共及美共的代表团，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与雷娜素不相识。那天天气寒冷。途中，我注意到了孙中山夫人那瑟瑟发抖、微微弯曲的身影。她从中国方面的收入来源已告断绝，而她自尊自重，不愿接受陌生人的资助。她连件冬大衣都没有，只裹着一件单薄的黑斗篷，在阴冷刺骨、冰雪凌凌的街道上缓慢地行走着。苏联外交部借给她的一辆轿车就跟在送葬者队伍的后面。我曾劝她上车，但她不肯。她两臂交叉，低垂着端庄秀丽的脸，一步一趋地穿过了这个城市。仅仅几天之前，她的病才痊愈，脸色仍是十分苍白。甚至透过那使万物飘忽不定的寒雾，我仍能意识到，宋庆龄现在是所有流亡者中最孤独的人了。她正在早降的夜幕中紧跟着她那公而忘私的朋友的灵柩之后战栗前进。

然而打击还远未结束。第二个沉重的打击是她从报上看到小妹宋美龄在上海与她所极为痛恨的那个人——蒋介石结婚了。

婚礼极为铺张，在豪华的大华饭店舞厅中举行。来宾据说有一两千人，贵宾有英、美、日几十个国家的领事和国民党军政要人。孙中山的巨幅画像挂在临时搭起的台上。蒋介石礼服笔挺，宋美龄珠光宝气。男女候相双双对对，在喜气洋洋的管乐齐鸣中缓缓走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孙中山遗像台前会合，面向孙中山遗像鞠躬，然后向两边的旗子鞠躬，煞有介事地做出一副接班人的姿态……

次日，《纽约时报》头版头条报道了婚礼，全国及世界各种报纸都按其



早年的三姐妹

所能及所需大肆宣扬。世人普遍的印象是宋家这位新成员正在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紧接着，蒋介石发表了一项声明，说 he 已准备再度指挥军队……

而此时，在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的莫斯科，宋家的“白雪公主”正卧病在床。仍然是那个《纽约时报》，早些时候，在一篇报道中不负责任地说她即将与陈友仁结婚，给因好友刚刚弃世而心境凄凉的庆龄雪上加霜。也许她原来还在思索是蒋介石阵营中哪些鹰犬对她的恶意中伤，至此，已真相大白，原来对宋家一个女儿的诽谤只是要为宋家的另一个女儿开拓道路。既然孙中山的遗孀下嫁给正在流亡中的某个“凡夫俗子”，那么，中国的第一夫人自然非现任南京的委员长的新娘莫属了。

一个人无论怎样心地善良，这时面对如此赤裸裸的卑鄙勾当，恐怕也不得不有所思量。何况，庆龄在和孙中山结合后已见过太多的变节、背叛、兄弟为利反目成仇、亲人因权而拔刀相向的丑剧。因此，当不久后传闻这致命一击的设谋者不是别人，而恰恰是她的大姐霭龄时，庆龄也未必会再替她辩诬了。



抗战时期的三姐妹

病卧在冰冷的旅舍，面对着窗外的飞雪，我们的庆龄这时想了些什么？是想起了小时和姐姐在院子里同父亲一起进行雨浴？是想起了家中那融融的炉火旁的时光，是幼时慈母温暖的怀抱，还是成长后姊妹的情肠？也许，她会原谅姐姐如此无情只是为了她对荣华富贵的欲望。因为她听父亲讲过，霭龄的会算计、爱敛财，是因为她出生在家道尚未中兴，宋耀如正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时刻。但她绝不能宽恕那个把她心爱的小妹骗到手的政治流氓。记得早在广州时，蒋介石为了和中山先生有所攀附，曾向先生讨过口风，问他可否有幸向美龄小姐求婚？中山先生回答：恐怕没什么希望，但他允诺和庆龄商量。而当中

山先生把这个事情告诉庆龄时，一向温柔敦厚的庆龄立即斩钉截铁地说道：宁可小妹死掉，也不能让她嫁给那个“蓝胡子”。

庆龄管蒋介石叫“蓝胡子”，是因为知道他一向眠花宿柳、声名狼藉，还是因为他已有众多的妻房？尽管传说纷纭，但她对蒋介石的求婚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行动的判断，是明如烛火，不容怀疑的。

也许庆龄可以一时忘记她的小妹早已不是那个单纯的“小灯笼”，但事实很快就使她清醒了。虽然美龄在结婚时谎称仅仅27芳龄，但实际上，她早是个已入而立之年、政治上极有野心的老姑娘了。否则，以宋家的名门巨富，她的追求者众多，她又早已订婚……假如没有政治背景，从哪一方面来看，她也不会挑上蒋介石这么一个人的。

据报道，庆龄曾公开说过，美龄和蒋介石结婚，是“人为的安排”。而且她也相信宋家的主谋人是霭龄。因为精明的大姐认为这一婚姻符合大家的利益，尤其是宋氏家族的利益。此刻，霭龄所说的宋氏家族，自然是把庆龄排除在外的。当然，孙中山在世时，她显然不这样认为，因为在庆龄广州遇难前，霭龄正带着以庆龄的教名罗莎蒙德命名的女儿在孙中山的总统府作客。那么，现在，既然那个总统府已不存在，她为另一个妹妹再安排另一个“总统府”又何尝不可呢？

埃德加·斯诺曾披露说：对此，“我在首次见庆龄时，她说‘双方都是在婚姻上投机，没有什么爱情’。10年之后，庆龄又对我说过：‘如果没有美龄，蒋介石会比现在更坏得多。’”

这说明，尽管庆龄此后一直几乎和姊妹们没有什么来往，关系相当疏远，但她心里一直是为她的小妹惋惜的。直到她临去世前几年，还曾在翻箱倒柜时把三姊妹合影的照片给保姆看过，说：“美龄年轻时是很漂亮的，是不是？”她对照片凝视了一阵，又放回去了。但对霭龄，没有人记得她曾说过什么。

自从她们都成为政治人物，宋家和蒋介石联姻以示对庆龄的决绝后，三姊妹几乎来往很少，更别说在公开场合露面了。因此，项美丽所记载的十几年以后的那一场面，就很难不为关心和研究宋氏家族的人们所注目了：

她们一起在香港饭店露面，并在那里进餐。这一行动使人惊异的原因有二：第一，她们三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在如此场合出现过，第二，10年来，人们没有见到过她们三人聚在一起。

消息很快传开，顷刻间舞厅看来有点像温布尔登市（温布尔登市位于英国南部，以举行全国性和国际性赛会闻名。——原注）的人群一样拥挤，一对对舞伴沿着长桌翩翩起舞，他们的头转来转去，好像猫头鹰把脖子伸得长长的，一双双眼睛按英国礼貌所允许的限度紧紧地盯着她们。千真万确！宋氏姐妹在那里，全都在那里：举止文静而衣着华丽的孔夫人，新近康复而容光焕发的蒋夫人，穿着黑色衣服、头发光泽、两眼露出愉快神情的孙夫人。

人们对此次露面，做出各种各样的评论和预测，但在庆龄说来，这是抗日战争的需要。从来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事，她就去做。她是从不计较个人恩怨的，但她也不会因此改变她的人生信念，更不会改变对她妹夫或妹妹政治立场的看法，这原是不言而喻的。

此后，人们不断地报道三姊妹共同为抗战工作的消息，刊登各色各样表示她们亲密无间的照片。但与她的姐妹不同的是：她们是那样唯恐不引人注目地千姿百态地表演；而庆龄只始终如一地真诚地做着使她心安的一切。她设法团结更多的国内外人士参加她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使它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一个组成部分。她和三个她终身的友人、始终关心中国人民福利并长期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新西兰的路易·艾黎，美国的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创办了工业合作社，企图改变农民的命运并使手工艺者、妇女、难民和失业者都能从中得到利益，得到温饱并可逐渐自立。

与此同时，霭龄这位杰出的女实业家变本加厉地敛集财富。乔治·索克尔斯基在1937年2月号《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孔夫人在商界战胜了男性对手，“像孔夫人这类妇女，不需要平等的选举权。千千万万的选票都由她们指定。她铺平了道路，某个男人就获胜；她设置了一个障碍，他就要失败。她洞察舆论的每一个动向，她了解一个男人超过他的自我了解。她确实在登峰造极。”这位作者称她为宋氏家族的领袖。

美龄独揽空军大权，成为掌管空军人员纪律的总监。虽然，她曾规定：在这支部队中，行窃者处以死刑。但无数材料证明，在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中国大灾难中，她却过着极度奢侈的生活。在访美期间，使得原来对她极为友好的罗斯福夫人都十分头痛了，因为她把习惯于以最周到最高级方式招待一切国宾的白宫服务人员都弄得束手无策。这位满口“民主”、提倡“新生活”的中国第一夫人不但每天要多次更换她卧床的丝绸床单，还有着

各种欧洲王公贵族都没有的骄奢考究，此外她从不用铃，而是像非洲部落酋长召唤奴隶那样用轻轻击掌的办法招呼侍者，使得习惯西方民主的美国人大大惑不解并感到屈辱。

至于她从美国将无数特制的华贵衣衫、首饰珠宝、古玩摆设成箱成箱地专机空运回国，被美国士兵在搬运中偶然发现，愤而撕裂攒碎的故事早已众所周知，就无需赘述了。

无数中外记者报道中说过，后来也从美国政府的材料中透露：人们怀疑以支持中国抗战为名的大量美援、军用物资在尚未启运离开美国时就变化成美元，源源流入宋氏家族的私囊。对此，至今也未见任何有力的反证。不了了之，原是有力的中国式的武器。但霭龄、美龄这两位拥有中国最巨额财富的妇女，其财产来源既不属于父母遗产又非正常收入，则是尽人皆知的。

这就无怪乎这两位妇女无论是在执行公务，还是在从事“慈善事业”时，都特别需要像女演员一样，“仪态万方”地拍照、摄影或大张旗鼓地宣传报道了。

时光流逝，大浪淘沙。当时吹捧这两位妇女的连篇累牍的各色文章早已烟消云散，当然也许还多少有点文献或资料价值。但除了小说作家或研究学者之外，人们千方百计、全力以赴地追寻、探求，对其一言一行甚或一鳞半爪的行迹都弥足珍贵的却只仅仅是对那另一位女性了——这就是那位始终杜绝奢侈、自奉甚俭，没有任何个人物质财富，却给人间留下了巨大精神财富和难以比拟的美的庆龄。

亡命追求显赫的终于沉沦，而远避奢华、默默奉献者却光照环宇，流芳百世，历史告诉我们的还少么？

这里，只不过又是一个“三姊妹”的故事而已。

手足之间

至今留存在故居的宋庆龄家庭照片中，她和兄弟合拍的几乎没有，仅有的几张，都是与宋子文。

是偶然的現象吗？还是她和宋子文的手足之情更深？无从判断。但她曾对子文寄以很高的期望。在早期，宋子文也确曾反复游移于家庭的两端之间，甚至一度似乎更倾向于庆龄。

宋子文生于1894年，比庆龄只小一岁。婴幼儿时的家庭环境既不同于尚处



在美国留学期间的宋庆龄（右）、宋子文（中）、宋美龄（左）

于拮据阶段的长姐，又不同于生在已成百万富翁之家的美龄。父母亲在他身上所花的心血与教育，应大致与庆龄相似，因此他后来在美国受教育时，比较容易接受西方民主，是很自然的事。

不同的是，他不像庆龄那样迷恋于拯救祖国的理想。他从哈佛毕业之后，又在纽约金融界工作了一段时间，使他懂得了许多海外华侨理财之道。这为他日后广泛利用社会关系，利用多种渠道为个人积敛财富，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回国之后，子文在上海汉冶萍公司工作。用为所学，成绩斐然，加上宋耀如在上海的声名地位，一时被人们捧为“金融神童”。

当时，庆龄正在广州，由于孙中山的政府财政困难：建党要钱，建政要钱，建军要钱，资助北伐，更需要钱，庆龄向孙中山建议，让宋子文来广州处理国民党的财政难题，孙中山欣然同意。

宋子文毕竟是科班出身，当时又还有些革命热情，不但筹款应急有方，中央银行也随之成立。因此，他成为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着手大力整顿财务。他在南方政府任职两年，广东收入10倍于从前，但自然也就得罪了大批贪官、污吏、奸商和富豪，他们成立了“商团联防志愿团”与政府抗衡。

除幼年时以外，在广州的这段日子，恐怕是子文与庆龄接触最多，思想最一致，关系最融洽，感情也最好的时期。除了姐弟都正在年轻有为，胸怀大志的相似境况外，他们在感情上还有一个共振点，那就是，都十分厌恶那个当时颇得孙中山重用的蒋介石。

蒋介石暴戾贪残的本性当时虽尚未完全暴露，但他貌似谦恭，实则野心勃勃的两面三刀手法，早就为敏感的庆龄觉察。对他私德极坏，宿娼聚赌，小老婆无数的种种劣迹，有些还是子文帮姐姐证实的。宋子

文当时还年轻，在政治上深受美国自由派的影响，作为一个新派人物，对蒋介石这些旧军阀的流氓恶霸习气，自然也是十分蔑视的。这就是为什么当蒋介石向宋美龄求婚时，宋家的反对派，除庆龄外，还有一个就是宋子文的缘故。

但宋子文毕竟就是宋子文，他可以从心里蔑视蒋介石，但当这桩婚姻的主谋反复阐明利害，阐明与他联盟的诸多好处，美龄被说服，欣然同意下嫁之后，宋子文不但不再持异议，而且立即承担起长兄送嫁的义务，在婚礼上手挽花枝招展、装饰极为华丽的新娘，亲自把她送到那位庆龄称之为“蓝胡”的人手中。

宋子文明白这次联姻是整个宋氏家族和庆龄公开决裂的标志吗？应该是明白的。宋子文知道这次婚礼特意安排在中山遗像下进行，此前不久又由《纽约时报》特意发出“庆龄下嫁陈友仁”的谣言，是有意排挤、欺压庆龄，公开从她手里掠夺继承权的卑鄙行径吗？想必也是知道的。

他对纯洁、善良的庆龄将因此感到多么难过，想不到吗？恐怕不会吧。对他这位从小一起长大，深知其正直秉性的姐姐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和负疚感吗？恐怕当时也还不至于。要不然，他就不会在此前后一再放出空气，说在庆龄极端困难的时刻，只有他记挂着她并给过她经济接济了。

姑不论此种说法是否属实，但此时的这位T·V·宋的良心搏斗远不如武汉时期那样剧烈，那样痛苦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了。

1927年，宋子文作为武汉革命政府的财政部长，希望能在上海及江、浙两省行使权力，但那时蒋介石正在大肆向商人强行“借款”，并发行公债，凡不愿如数借钱给他或如数认购他的公债的人，本人或子女不是以“反革命罪”被捕，就是神秘地失踪。妙就妙在只要当事人如数拿出几万，十几万，几十万来，被捕的立即“无罪”，失踪的也全立即出现在家门口。这原是典型的青帮敲诈手法，在彼时，却已公开成为蒋介石政府的拿手好戏了。

作为财政部长，宋子文深知这些贷款及公债都未曾与公家见面，就都一一进入蒋介石的私人账户了。他不想帮助蒋介石的勒索合法化，因此他拒绝在这些借条及债券上签字。于是蒋介石公开出面劝宋子文出任他的财政部长并与武汉断绝关系。子文原也是不同意，坚决不肯签字来的，但是，蒋介石命令他在广州的驻军没收了宋子文在南方银行中的全部私产。这样一来，毕竟是宋子文的宋子文，也就乖乖地束手就范了。

当时人们公开地评论说：宋子文既非左派，也非右派，只不过是一个被蒋介石吓破了胆的显贵而已。

这些话庆龄听了很难过，因为她原先对子文寄以很大的期望。就是在他已逐渐倒向蒋介石时，她仍然爱着他，不愿他从此堕落，而一再通过多种方式帮助他。

但是，就整个宋氏家族而言，庆龄毕竟势单力薄，她可以从人格和感情上吸引子文，却缺少足够的实力与宋氏家族抗衡。

美国作家斯·西格雷夫对此时宋子文的处境和心态做过如下出色的描绘：

蒋介石知道宋子文作为普通人的恐惧心理，……他不失时机地利用并发展着它。

孔家夫妇还时时督促蒋介石做子文的工作。他们抓住子文的自由主义的不坚定性，对他进行无情的威胁。宋子文每次去西爱咸斯路孔家，或去美龄与宋母在西摩路的住处，都要被洗一次脑筋才让走，因此，他喜欢呆在庆龄在莫利哀路的空房子里。他在那儿可以躲避霭龄的诡计。青帮流氓在监视这所房子，这使他心神不宁。霭龄和蒋介石要他屈服，不断施加压力——如同讨厌的同床者的爱抚一样，使他逐渐丧失了自尊与自恃。他的对方是军人，其部下可以活生生地将少女们开膛，把肠子绕在她们赤裸裸的身体上取乐。子文不是他们的对手。

而对蒋介石如此威胁自己的弟弟，同时又向她的小妹十分起劲地求爱的卑鄙行径，庆龄万分愤怒，但她既远在武汉，又无能为力。她曾委托过多少她的朋友做子文的工作，帮他认识整个革命形势与蒋介石的真面目啊！说子文一点无动于衷未免不公正；说他不明白一边是真理，一边是谬误也绝非事实。真实的情况是：他当时思想斗争激烈，痛苦地摇摆于两者之间。

庆龄的一个朋友，美国记者希恩向庆龄保证，他一定能救出子文。他以为只要把子文从上海带到武汉，离开那些邪恶势力，以庆龄的人格与感情的力量，就足以征服或左右子文了。这位理想主义的记者未免过分自信，或者说，过分天真了。至少他没有把私利对于子文的诱惑力估计进去。他甚至设想让子文化装成他的翻译，带他从上海潜逃。他不明白偷越任何敌人的封锁线都是可能的；而一个人最难逾越的莫过于自己心理上的封锁线。

希恩奇怪为什么头一天子文万分感激他肯带他走，甚至连化名都想好，船票都买好了；而第二天却又不肯走了。也不明白第三天子文狂热地称